

「想像」中的知識地圖

林欣儀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自古希臘始，哲學家就注意到想像與知識相關，雖然當時視想像為錯誤知識的根源，今日，想像卻被公認為各學科知識的核心能力。本文以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的理論來說明這個轉變，除了呈現「想像」問題的歷史討論與柯林伍德的理論承襲外，也探討他如何在辯證法中，讓「想像」成為各學科知識的核心能力。本文共二部分，其一：藉由追溯哲學史對「想像」的探討，聚焦「想像」在知識論上問題意識的轉變，此調查將從古希臘時期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開始，到柯林伍德為止。其二，以柯林伍德著作《心靈鏡像》(Speculum Mentis)來說明學科知識如何與想像運作，使各學科擁有自己的獨特知識。

關鍵字：想像力、柯林伍德、《心靈鏡像》

壹、前言

「想像」在人類的認識活動上，從虛假知識的根源，到不可或缺的能力，轉捩點是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當今研究亦肯定「沒有想像，人類不會有智性活動、創造力或道德觀念，而且，這也適用於科學知識」¹。如何透過想像獲得真理？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在其知識論著作《心靈鏡像》(Speculum Mentis)中，以經驗辯證方法證成²。此書副標為「知識地

¹ Dennis L. Sepper, Understanding Imagination--The Reason of Images. Springer Dordrecht Heidelberg. ISBN 978-94-007-6507-8, 2013, p.1.

² Louis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圖」，於一九二四年出版，根據思維對想像力的斷言與反思，建立想像與各學科知識的模型，他列舉五種學科知識(藝術、宗教、科學、歷史、到哲學)說明了這個學科知識領地正是思維與想像力的特殊作用使然。首先，我們先釐清歷史上「想像」的問題。

貳、「想像」的歷史討論

一、柏拉圖(Plato)與亞里多德(Aristotle)

古希臘哲學家就注意到「像」與認識相關。柏拉圖論真理時否定「像」的真實性。在《理想國》中，他以一則「線喻」(The simile of the Line)把世界一分為二：一為「可見的」(the visible)，一為「可理解的」(the intelligible)。可見的世界再分為二，最低階是「像」(εἰκασία; images)。他說：「像」是影子(shadow)、是反射(reflections)，是水面、硬物或光滑表面的映像。比「像」高一階者為「像」模擬的對象。他說：「第二類是『像』相似的對象，是所有的動物、植物與人造物。」³在可見的世界中，柏拉圖依照其實存與否分為影像與實物，「像」無實在性，只是真實對象的模擬。

「可理解的世界」亦分為二，下層為意見或結論(conclusion)，上層為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

靈魂被迫使用前一層的影像來調查，藉由假設(assumptions)，調查往下得到結論(conclusion)，而非向上得到第一原理。上層則從假設出發走向超越的起點或第一原理，過程沒有利用圖像，僅依靠理念(ideas)並系統地想通它。⁴

「可理解的世界」是思維的世界，下層「被迫」使用「像」來檢視「假設」，但只能結論出不完整的意見。最高的真實是第一原理。

Collingwoo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97.

³ Plato, *The Republic*, (510a). English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⁴ Plato, *The Republic*, (510b). English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柏拉圖強調，第一原理「沒有利用圖像」，僅依靠理念與系統思考就證成「假設」。「像」在柏拉圖的認識活動中有兩個作用，其一僅是作為幻影，「再現」實在物而已；其二是作為理性推論的根據，但只得到意見。「像」呈現事物，卻非事物本身，雖可藉它推論，但無法到達第一原理。

亞里斯多德對於「像」(*phantasia*; *φαντασία*)的認識作用較正面性。「想像」非憑空喚起，要求先有感官對象，「沒有感官的情況下，無法學習或理解任何東西」⁵，這是至今仍有效的律則。感官經驗後，喚回意像是「想像」，「想像既非感知，也不是推論的思考。雖然沒有感知，想像不可能發生，沒有想像，判斷也不可能存在」⁶。亞里斯多德已經注意到想像的重要與困境。因為「感官知覺通常是真的」⁷，「我們想像的常是假的，雖然同時，我們判斷的結果是真的」⁸。在此，亞里斯多德已經提出了最基礎的認識模型，即「感性經驗—想像力—理性判斷」。

對柏拉圖來說，真理僅在觀念世界，不依靠感性經驗與想像，僅憑「理念並系統地想通」就可以得到第一原理，由於沒有任何憑藉，於是只能預設第一原理早已存在於靈魂中，這是柏拉圖認識論的預設。基於此預設，我們認識真理是憑藉「回憶」。因此即使想像力是假的，也不影響真理的認識。對亞里斯多德來說，肯定知識來自感官經驗的同時，就無法避開想像困境。「感官知覺通常是真的」，這是說感官接觸到某物，則某物就如我們所感知到的樣態存在，感官經驗不虛假，對象也真切的存在。且「判斷的結果是真的」，這說明邏輯法則不會錯誤。但是，想像力居於兩者之間，卻「常是假的」。於是，邏輯法則如何能憑藉著「大部分是假的」的「想像」達到正確的判斷，是亞里斯多德要解決的難題。

⁵ Aristotle, *On the Soul*, Book III part 8. English translated by J. A. Smith. (432a)

⁶ Aristotle, *On the Soul*, Book III, part 3. (427b-429a)

⁷ Aristotle, *On the Soul*, Book III, part 3. (427b-429a)

⁸ Aristotle, *On the Soul*, Book III, part 3. (427b-429a)

亞里斯多德的解決方案是給出「推動力」(motion)...

當某物設定了某推動力(motion)，另一物會因之而動(be moved)，想像力被認為是一種動(movement)，而且不可能沒有感官知覺(sensation)。換言之，在被感知的存在物上，擁有被感知的內容，因為運動是真實的感官產生，所以這個運動必然的相似於感官本身⁹。

亞里斯多德以客觀物之「推動力」(motion)來保證因之而動者(想像)與自身一致。「動力因」(motive cause)是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理論「四因說」的一部分，他以「四因」解釋事物的變化法則。簡言之，想像就其無實存性而言，不可能是真的，但其內容是受感官推動，而感官又受客觀物推動，因此，客觀物是真的同時，感官是真的，想像內容也為真。「動力因」在經驗中似乎是合理的，腦海中再現特定時空下的感性對象時，無法造假，例如，看過某紅花之後，當欲重現那朵紅花時，腦海中不可想成白花或其他，除非感官犯錯。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認識模型，感官是被客觀物所推動，不可能會錯。感官與想像力兩者必然相符。

不過實際上，感官經驗常常出錯。如何保證感官不會錯？是亞里斯多德遺留下來的問題。接續的中世紀，以上帝的全能全知，保證了想像的客觀性與因之而來的觀念的普遍性。多馬斯提到「想像力」時說：「人類知識是神的啟示。因為理性的本性之光是被分受的神光所增強的。有時候，人想像中的影像是神顯示的。」¹⁰想像內容來自於神，所以不虛假，理性判斷是神光的分受，認識保證為真。

二、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

目前為止，對認識的設定是：客觀物是一個本身滿全的實存者，它明白地向我們呈現自身。真知識是與客觀物相符應(correspondence)。

⁹ Aristotle, *On the Soul*, Book 3, part 3. (427b-429a)

¹⁰ Aquinas, Thomas, *Summa Theologica*, Part I. English translated 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2006. [I, Q. 12, Art. 13].

文藝復興後，哲學家們以清楚明瞭的標準來反省所謂的真理。在認識問題上，各自信仰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分別強調後天經驗與先天知識。兩者雖持相對立場，但都一致相信與客體「符應」的認識方為真知。同時也不斷思索「錯」與「假」的問題。因此，這時對想像的討論聚焦於如何分辨想像與真實。

笛卡兒認為，外感官的感覺是真實的感覺 (real sensation)，與之相反者為「對應的想像」(the corresponding imagination)，區分兩者依靠「數學性的推理」(mathematical reasoning)。¹¹霍布斯(Hobbes)認為沒有辦法以直接檢查來分辨「想像」與「真實感覺」，斯賓諾莎(Spinoza)也接受所有「感覺」(sensation)都是「想像」，「想像」(Imaginatio)與「感覺」(sensation)是同義字。想像同於感覺，是說在經驗上，我們想像到的，是我們感覺到的。經驗主義者洛克認為感覺是真實的、「簡單想法」(simple Ideas)也是真實的，只有「複雜想法」(complex ideas)才是想像或「幻想」(fantastical)。所謂的「真實想法」(real ideas)為那些「與真實存有、事物存在、或原型相符一致」，複雜的想法是簡單的想法的自由組合(voluntary combinations' of simple ones)，因而是虛構的，簡單的想法直接來自感覺，不會「虛構」。休謨直接將感覺稱為「印象」(impressions)，與想像的差別是「強度和鮮明度」。

柏克萊(Berkeley)認為，感覺的比想像的更為強烈、鮮明和清晰，柯林伍德稱此為「內省法」，是以對象在我們心靈中產生的效果來判斷真假。換言之，感覺到的聲音與想像的聲音之間的真假，「不存在於聲音之間，...而是由我們藉以覺察這些經驗的反省或內省意識才能感覺到的差異。」¹²不過，憑藉意識自覺的反思來判斷的先決條件是：我們肯定自己的意識是健全的。因此，柏克萊提出另一種理論，柯林伍德稱之為「關係論」(relation theory)。此理論認為：「感覺觀念」

¹¹ 整理自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 175 - 179.

¹² *The Principles of Art*, p.179.

遵守自然法則，同時想像觀念遵守心理法則。「感覺想法」或「真實的感受物」是依照物理學法則彼此相關的，而「想像的想法」或「想像的感受物」是依照心理學的法則而相互關聯的。但柯林伍德認為，我們仍無法依據這個理論來區分真實與想像。因為，首先，「這兩套法則無法徹底分開，真實的感受物遵從心理學則並不亞於想像感受物，而心理學最終能不能被還原為物理學的問題仍尚待審議。」它倒果為因，「區分必須在先，只有完成了區分，我們才能肯定自然法則是什麼。」¹³

三、康德(Kant)

如果在真實和想像之間存在著什麼區別，只能說以上討論都無法被滿意。直到康德(1724 - 1804)反省了人的認識能力後有了改變。對於認識，康德仍採用「感性經驗—想像力—思維判斷」認識模型，但是人能認識對象，並非對象表現自身使人把握它，而是人具有某些先天能力，也只能以這些能力來把握對象，對象呈現出的內容正是我們能力的範圍，至於對象究竟是什麼，我們可思不可知。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稱此為知識的哥白尼運動(Copernican Movement)。

哥白尼轉向使認識從符應客體的限制中解放，不再糾結真假，轉而正視自身的能力限制，看似消極的「不可知論」，實則提供「想像」更大的空間。《純粹理性批判》中說：「借助於感性，對象被給予我們，且只有感性才給我們提供出直觀；但這些直觀通過知性而被思維，從知性產生出概念。」¹⁴在認識模型中，康德肯定了「感性」與「邏輯思維」是先驗能力，所謂先驗是指它是「先天的」(a priori)且「存粹的」(pure)，沒有任何經驗性內容。然而，感性是「直觀」的(intuitive)，「直觀」的對象是表象，思維是「邏輯」的，依據先天範疇。但，邏輯不能直觀，感性不能思維，兩者溝通需要一個媒介，這

¹³ 整理自 *The Principles of Art*, P.181-183.

¹⁴ 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訂，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4。B34。

個媒介是就是「想像力」。根據康德，想像力以「圖式」(schema)功能溝通兩者，因而「圖式」也具有兩者的共同性質：

...必須有個第三者，一方面與範疇同質，一方面與現象同質，...這個仲介的表象必須是純粹的(沒有任何經驗性的東西)，但一方面是智性的，一方面是感性的。這樣一種表象就是先驗的圖式(transcendental schema)。《純粹理性批判》(A138/B177)

圖式(schema)本身與感性直觀(圖像)與思維判斷(先天範疇)同質，因此感性圖像可以順利轉換成邏輯而被判斷。

康德的研究，是為未來形上學整出穩定的基地，他點出認識模型中受忽略貶抑的想像力，但在他的理論中，想像力仍只是知性的附庸。雖然，以主體能力來衡量客體知識時，想像力是不能忽略的一環，然而，康德的想像力定位模糊，德國學者霍斯曼(R. P. Horstmann)¹⁵就認為，《純粹理性批判》A版中康德對直觀的形成過程的解說並不充分，且未有充份解釋何以想像力能成功接應直觀給知性使用，¹⁶甚至有學者質疑在康德知識論框架下，是否有必要談想像力？¹⁷這些討論，導致後來學者對想像力有著不同的態度。

康德以後，對某些著重理性的學者來說，想像力只是過渡，「想像力被用作一種構想(conceiving)新可能性的工具，它必須迅速讓位於理性的分析和測試。...。想像力是屬於藝術家和兒童的，不是成年人的清醒理性(sober rationality)。」¹⁸例如現象學家胡賽爾(Edmund

¹⁵ 霍斯曼 Rolf-Peter Horstmann (1940)，為柏林洪堡大學榮休教授，著有《康德之想像力》(*Kant's Power of Imagination*) (2018)。

¹⁶ 楊德立，〈解讀及評價：Rolf-Peter Horstmann《康德之想像力》〉，頁175。此文出自《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民國109年10月，第六十期。

¹⁷ 如 Paul Guyer：「在康德人類知識可能性條件理論內，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接受超驗想像力存在此一主張？」，取自楊德立，〈解讀及評價：Rolf-Peter Horstmann《康德之想像力》〉，p.172。

¹⁸ Dennis L. Sepper, *Understanding Imagination*, p.2.

Husserl, 1859 - 1938) 的本質直觀中，即是將想像力作為「構想(conceiving)新可能性的工具」。除去成見讓本質顯現的具體方法，除了存而不論(放入括弧)(*epoche*)、現象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之外，「想像變形」(*Imaginative Variation*)是其中一環。所謂的「想像變形」是想像力對現象做各種可能(變形)的嘗試，有改變意義、改變觀點、自由想像、列出經驗結構性質....等，藉以找出各種變形或可能中的不變者，不變者就是經驗的結構性本質。¹⁹

相反的，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年)明確地將想像力視為「先驗感性」與「先驗邏輯」之外的「第三基礎能力」²⁰，在《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中指出，康德雖然強調，「想像力是『靈魂不可少的功能』，沒有它，我們將一無所知」²¹，但是，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卻說心靈「只有感性和知性(*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的兩個基本來源」，這讓「先驗想像力無家可歸，甚至不在先驗感性論中討論，...」²²於是，海德格在康德的架構上，重申想像力的地位。其中，想像力的「先驗圖式」(*transcendental schematism*)是統一感性與邏輯的功能，是將概念「感性化」(*Versinnlichung, making-sensible*)，即「為概念注入時空元素」²³，與感性「範疇化」，即「將感性資料綜合於直觀」的能力，是一種「獨特和原始的統一，在這種統一中，直覺和思維僅作為要素起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通過邏輯和感性獲得的，結果使我們超越兩者的原因。」²⁴，言下之意是，想像力才是主導整個認識的主宰，邏輯與感性，只作為提供素材而已。

¹⁹ 整理自：汪文聖，〈現象學方法與理論之反思：一個質性方法之介紹〉，p.61-64。

²⁰ 楊德立，〈解讀及評價：Rolf-Peter Horstmann《康德之想像力》〉，頁 177。

²¹ Heidegger, Martin,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James S. Churchill.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42.

²²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p.142.

²³ 劉保禧，〈智的直覺與想像力－牟宗三與海德格論有限性〉，頁 143。

²⁴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p.143.

四、柯林伍德(Collingwood)

想像是介於感覺和理智(sensation and intellect)之間的一種不同水準的經驗，是思維世界和純心理經驗世界相互聯繫的接觸點。²⁵

與海德格同時期的英國哲學家柯林伍德，在想像問題上贊成康德，在《藝術原理》中說：「正如康德所說的，對於我們認識圍繞我們的世界來說，想像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機能』」²⁶。但有別於康德給想像明確的功能劃分，他反而是模糊地，使之與其他官能作用重疊，例如，將想像等同感覺，又將想像置於意識，並將意識等同知性。

柯林伍德說「一切思維都以感覺為前提，...這裡思維指的是理智(intellect)，感覺(feeling)指的並不是真正的感覺，而是指想像(imagination)」²⁷，這裡他用「感覺」(feeling)一詞包含「想像」與「感性知覺」(sensations)，這麼說是因為「感覺」是實在的經驗，當我們說「感覺到什麼」，其實是「想像到什麼」。所謂的「感覺」(feeling)是被想像轉化過的感性知覺，雖然仍稱他是感覺。想像力把曾經的「單純的感官知覺」在腦海中召喚出來，即使是「再現」，也經加工過了，

想像是由意識(consciousness)推動的。意識把被注意的感官知覺「延長和喚起」，使它們不再是單純的感覺，而變成想像。

在注意一種當前的感覺時，意識使這種感覺長久化，然而付出的代價是把感覺變成了某種新的東西，不再是純粹的或未經加工的感覺(印象)，而是馴化了的感覺或想像(想法(idea))。²⁸

²⁵ *The Principles of Art*, P.215.

²⁶ *The Principles of Art*, p.192.

²⁷ *The Principles of Art*, p.222.

²⁸ *The Principles of Art*, p.224.

「注意到」與「意識到」是同一件事。在觀看時，我們往往注意部分事物而忽略其他，如果對象不進入「意識」，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看見。意識可以選擇它要注意的，但不是在各種感覺都經歷後再選擇，而是，有意識就意味著已經選擇，「因為抉擇就是意識活動本身」。²⁹原始感覺不能直接被「思維」，只有被意識到的「感覺」才被思維，這個意識到的「感覺」就是想像，推動這個轉化的是「意識」。簡而言之：

意識活動把印象轉變成為觀念，也就是說，把未加工的感覺變成了想像。...想像是感覺被意識活動改造時所採取的新形式。³⁰

想像為意識工作。「感性」印象是否能藉由想像而得到「觀念」，取決於意識決定。柯林伍德認為「意識是絕對基本和原始形態的思維」³¹。意識選擇了注意的感覺，支配著想像，這意味著意識準備將此感覺轉成知識概念，想像就是轉化「概念」的準備。這樣說來，也決定了接續而來的認識判斷，在此，意識可說是等同知性。

意識是邁向理解世界的活動，想像力與各認識判斷，辯證性的貫穿其中。經驗活動是動態且整體的，無法給予明確的區辨描述，這是辯證模型的特性，它的發展是同時保留自身與改變自身，過程中的描述是概念重疊的，具有刻度性(scale)，「想像」不僅是康德的靜止的能力概念，也是變動的歷史之流。在想像活動中，每個階段形成其獨特認識。

參、「想像」與學科知識

若說感性與思維判斷之間是想像的領域，則所有學科知識都是想像，如何有可靠性？柯林伍德在《心靈鏡像》中，以辯證方法，推演

²⁹ *The Principles of Art*, P.207.

³⁰ *The Principles of Art*, P.215.

³¹ *The Principles of Art*, P.216.

想像與學科知識的關係。他舉五個領域為例(藝術、宗教、科學、歷史至哲學)，認為整個知識結構，是一個「自我意識」朝向最終真理的探尋過程，領域數目不影響方法與結果。每個學科都是「思維的活動」，不管贊成或反對，「都必須使自己明確地成為知識」³²，而這些知識，是想像力參與的結果，也形成了學科領域。

一、藝術與想像

藝術...一個確實被美感所識別卻無法停留成為真理的真理。³³

這個「自我意識」邁向真理的努力過程，第一步是藝術。人們甚至在還沒有學到任何學科知識之前，就已經能夠從事藝術活動，這從孩子或野蠻人身上可以得知。柯林伍德引用維科（Vico）³⁴「詩歌是兒童和野蠻人的自然語言」來說明藝術是所有人類的活動中最原初、最單純的。說它最原初，因為它是人類最先會做的事，說它最單純，因為與思辯無關。

藝術活動是對心靈的探索，但僅僅是素樸的，無法給出斷言，或者說「藝術懸置了斷言(suspension of assertion)」³⁵。藝術不斷言，因為它只提出了想像，但不將想像提供給思維做判斷。對於一個藝術人來說，不斷言是對於自己從事的内容不做真假概念論述：「在藝術中，斷言的懸置似乎是本身的目的，而不盼望它自己的否定，即斷言的更新，藝術作為純粹的想像力，是沒有斷言的想像力，可以被似是而非地定義為：一個不期待答案的問題：就是一個假設。」³⁶

³² 此段整理自 R. G. Collingwood, *Speculum Mentis or The Map of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39.

³³ *Speculum Mentis*, p.40.

³⁴ Giambattista Vico (1668 –1744) 是啟蒙時代意大利的政治哲學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法學家，著有 *Scienza Nuova* (1725, *New Sci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ambattista_Vico

³⁵ *Speculum Mentis*, p.60.

³⁶ *Speculum Mentis*, p.79.

藝術不斷言真假，使得藝術表現不斷自我更新，甚至走向更高級的意識活動，所有活動都期待新的斷言到來，每一次斷言就是一次問題的答案。它僅提供一個假設。即使，描寫一個真實事件的小說，或風景畫，都無關真假，藝術家引入真實的人事物不是因為要提供真實，而是經過他的審美標準來看，這個真實事件是恰恰能引發適當的想像力。

藝術就是純粹的想像力，藝術家不會判斷(judge)或斷言(assert)，他不會思考(think)或構想(conceive)，只是單純地想像，...藝術家永遠不會轉錄(transcribes)事實。最多只能將它們改成「他所見的」，而每當藝術家說看見時，他就意味著想像。³⁷

斷言與思辯是成熟的靈魂在清醒時的活動。雖然我們相信「在好的藝術中，我們了解宇宙真正的秘密」，但由於藝術不做任何斷言，因而，藝術的真理沒有人能正確指出來，在開放了解釋的同時，藝術無法成為真理的代言。

二、宗教與想像

在宗教中，真理僅是直覺的知道，不是邏輯的知道。³⁸

在意識活動中，藝術給出探問，但懸置答案，或者說，基於純粹想像，它根本無法給出答案。一旦給出答案，藝術就不是藝術，而進入了宗教。意識從原初的藝術走向宗教的最初階段是素樸的，這種素樸的宗教，以想像斷言生存世界，於是一花一草、從人事到氣候，無一不可被解釋為「神」。雖然，此斷言是任意且武斷，是禁不起檢證的神話與幻想，卻具有濃厚的藝術性。

宗教「斷言自己的想像」，也就是相信自己想像的真實。基於生存世界的探問，藝術僅給出想像，不斷言，宗教則對此想像直接斷言。

³⁷ *Speculum Mentis*, p.61.

³⁸ *Speculum Mentis*, p.152.

因此，宗教斷言基於想像，無法檢證，也不希望被檢證，它是獨斷的真理。但是，斷言必須檢證。在僅對想像做斷言的原始宗教中，教義破綻百出，充滿矛盾。人的知性不可能安於此，於是，宗教自身開始產生內在的辯證，使宗教遠離藝術，進入更高級的宗教，這是意識活動的必然性。素樸宗教的教義是「一元論的」(monadic)純粹幻想，它只解決單一、眼下的事件。但是，要斷言這個「一元論」代表著要給出否定的概念，一但反面概念出現，就須產生選擇，相信這個就是否認那個。無論經過幾次辯證，「所有宗教，到其最高的表現形式，也是神話的」，因為，即便是高層的宗教，仍是以想像為斷言，只要無法在經驗中找證據，它就是獨斷，是宗教。一旦宗教要在感性經驗中找證據，宗教本身就滅亡，走進科學。

若不在感性經驗中找證據，宗教意識便往理性推論中尋找立足點。宗教的定義是一種「純粹的抽象的與形式的定義」(the purely abstract or formal definition)，它對宗教意識僅給出最基本的說明，並且直接斷言這個「純粹的抽象的與形式的定義」。為了給出具體的形象來代表這個「純粹的抽象的與形式的」意識，宗教出現「象徵」(symbol)，以某具體的形象來象徵抽象的宗教意識，例如十字架、儀式...等，也以行動或道德規準來使宗教意識具體化。

因此，宗教道德是審美道德，主張其終點是真的，但本質上仍然是一個虛構或反覆無常的終點，是遊戲中選出的終點。...，終點被選出的原因不是因為它有用或在道德上是義務性的，而僅僅是因為它被選中。³⁹

思想仍是要不斷的反省自身的，因此宗教不免要進入神學(Theology)。神學思索整個宗教的合理性，基於思考與推理，它是一門科學，至少是科學精神的體現。宗教不需證成自身真理，當宗教反思自己，才進入神學，進入神學思辨，就進入了思想的世界，從「隱

³⁹ *Speculum Mentis*, p.135.

晦」(implicit)的想像世界，進入「明確揭露」的(explicit)思想世界⁴⁰，在神學中，宗教消失，進入科學。

三、科學與想像

科學斷言的不是實在的真理(actual truth)，而是可能的真理，如果前提假設(hypothesis)是真的話。⁴¹

意識活動是朝向宇宙真理的探問，當「斷言自己的想像」的宗教，產生了辯證的概念，宗自身消亡並走向科學。這時，意識第一次進入思想領域，神學的『前理性』(pre-intellectual)或『潛理性』(infra-intellectual)狀態已經拋棄，此時是以純粹理性的思維看待世界。純粹理性思維的對象是「剝除了感官的思想」，是「抽象概念」或「分類概念」，是一種剝除個別特徵的總括性概念，此概念單一旦清晰，形諸語言，也給予單一旦清晰的符號，指涉的對象也單一旦清晰。由此，科學誕生。

科學對於概念的指涉清晰明瞭，不像藝術與宗教是隱喻的(metaphorical)。科學的語言，脫離了隱喻性，是「字面的」(literally)。但是，清晰明瞭的「抽象概念」，總是來自於感性，失去感性根據，科學思維僅能是先驗的，大概只有「數學是一門也是唯一的先驗科學」⁴²。若不依據感性經驗，直接對概念加以思辨，則科學回到神學。科學的目的，是改正神學的錯誤，就像「希臘科學的目的是避免希臘宗教的特殊過錯，現代科學的目的是避免基督教的過錯」⁴³一樣，科學思維要處理的正是神學所欠缺的經驗檢證工作。

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革命所宣稱的：觀察和實驗是科學知識的真正來源。所謂觀察與實驗是要在感性中觀察，對可測量的對象與結果，歸納出一個「規則」，一旦獲得規則，便可對未知加以預測，未經檢驗的規則稱為「假設」，檢驗證成的規則稱為「定律，預測的

⁴⁰ *Speculum Mentis*, p.152.

⁴¹ *Speculum Mentis*, p.183.

⁴² *Speculum Mentis*, p.165.

⁴³ *Speculum Mentis*, p.163.

成敗顯示在感性觀察。「定律」最終是一種抽象邏輯。在科學中，感性觀察與抽象邏輯直接對應，沒有「想像」的空間。從感性觀察到「定律」，是理性的抽象作用。從「定律」到感性對象，是理性地自我證成。因此，科學在其本身排除「想像」的定義中，成為了「直觀的直接性」(immediacy of intuition)。

正是因為科學檢證只是一種「直觀的直接性」(immediacy of intuition)，使科學無法成為最終的知識：

要求科學家證成自己的假設，如視科學為全然理性一樣，忘了它本質上是思維，只是這思維落入了直觀的直接性(immediacy of intuition)。...科學的直接性是思維的錯誤，它不欲直接，...感覺自己應該能夠證成自己的假設，是神學的感覺，...，也是科學的。⁴⁴

科學要求以「法則」直接認取比對感性觀察，在人類的認識能力來說是根本上的謬誤。「法則」永遠是最少的真實，直觀永遠是雜多，兩者直接性是不存在。科學不同於藝術與宗教，藝術不斷言，宗教對想像斷言，而科學則以自己的法則直接對感性斷言，再以斷言強化自身法則。法則永遠是最少的真實，直觀永遠是雜多，自認為嚴謹地斷言，在雜多與單一之間增刪的，本應屬於想像。

四、歷史與想像

它[想像]不是隨意的幻想，而是以先驗的形式(a priori form)，完成了全部的歷史建構。⁴⁵

藝術不對想像斷言，宗教直接斷言想像，科學檢證，因避免想像，而成為思維的謬誤，以上都是思想的不完整，因為不完整，所以思想將繼續自我辯證。這些知識的辯證過程，形成的各自知識的歷史。那麼，所有知識的歷史的總和，就是歷史的全部。於是，從巨觀的角度

⁴⁴ *Speculum Mentis*, p.190.

⁴⁵ *The Ideal of History*, p.241.

來看，「歷史是無限的事實世界的知識，因此它本身是無限的思想整體。」⁴⁶但是，整體歷史其實是包含著每個個別的事件，若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歷史是每個零散個別的事件，是被相信真實發生過的事實。

真實發生過的事實，對研究歷史家來說，都不可能在眼前現場，只能是根據所謂的史料、權威，所記載下來的零散事實。把零散的事實依照某種秩序與關係串成整體，對他們做斷言，是歷史家的任務，換言之，「歷史學家不是在抽象的科學定律中，而是在事實和事實中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⁴⁷他們認為自己斷言的對象是事實，是絕對的具體個體，是客觀的，以重建客觀歷史事實為任務的歷史家，試圖以常識性的、合理性的理論，並準確地「再現」在其權威資料中所發現的東西。這是荒謬的，就像：

一位風景畫家堅守要求複製自然的藝術理論。⁴⁸

歷史的對象是已發生過的事件，只有當這些事件不在此時此刻被感知時，才是歷史的對象。於是，「在事實和事實中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關係到如何對一個不在場的事件作解釋。事件已經發生，且解釋者不在事件現場，那麼，從一個事件到概念斷言之間，歷史家做了什麼：「在整個工作過程中，歷史學家一直在選擇，構建和批評」⁴⁹，這是一個改編(interpolation)的工作。沒有一個「改編」不是個人的想像力發揮，柯林伍德稱它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想像」。我們應該這樣看待歷史，所謂的史實權威(authorities)，不是客觀歷史事實，而是以往歷史家他們「選擇，構建和批評」後的斷言，而現在成為我的「選擇，構建和批評」的斷言的證據(evidence)。

不過，在此要重申的是：歷史家的「選擇，構建和批評」不是任意的，因「歷史想像」是「先驗能力」，有先天的賦予與限制，科林

⁴⁶ *Speculum Mentis*, p.231.

⁴⁷ *Speculum Mentis*, p.218.

⁴⁸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l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236.

⁴⁹ *The Ideal of History*, p.236.

伍德說：「[歷史] 改編(interpolation)的這種行為具有兩個重要特徵：首先，它絕不是武斷的，或僅僅是幻想：它是必要的，或者用康德話來說是先驗的(a priori)。...其次，以這種方式推斷，本質上是想像的(something imagined)。...這種具有雙重性格的活動，我將稱為先驗想像力(I shall call a priori imagination)。...正是這樣，以先驗地形式運作，完成了歷史建構的全部工作。」⁵⁰

五、哲學與想像

藝術和其他[宗教，科學和歷史]本身就是哲學，是隱晦的哲學(implicit philosophy)。《心智之鏡》⁵¹

藝術不斷言；宗教對想像斷言；科學避免想像，以感性觀察斷言抽象法則；歷史對實在事件斷言，但實在的證據是想像。所有的知識囿於自身的設定，看不清楚自身的缺乏，知性活動的真正終點尚未達成，一但中途給出任何斷言，都是錯誤的知識形式，但也因為這些錯誤的形式與斷言，形成了不同的學科。主體心靈對知識不斷的辯證更新，起於對知識內容不滿意，知識的自我辯證，必然以思維本身為反思對象，對思維做思維，就是哲學。哲學的對象是思維本身，所有知識的不足，只能在哲學思維中顯現。若說哲學的對象是思維，那麼從藝術到歷史，至始至終蘊含著主體的思維，因而它們都是哲學的對象。

藝術誤以為自己是純粹的想像力，而不做斷言，但其實是思維，仍是在斷言，是對「沒有明確斷言的事物做隱性的斷言(implicit assertion)」⁵²。當思維給出明確又武斷的斷言時，宗教誕生。宗教以為自己的對象是神，並做了真理斷言，事實上，宗教的對象只是想像，也無法給予真正的斷言。然而，人卻意識到宗教「比藝術作品更無錯地指出了一個隱藏的奧秘，一個沒有被陳述的真理」⁵³，因為宗教思維已經比藝術更接近真理。只是，「但到目前為止，它的本質是錯把

⁵⁰ *The Ideal of History*, p.240-241.

⁵¹ *Speculum Mentis*, p.249.

⁵² *Speculum Mentis*, p.242.

⁵³ *Speculum Mentis*, p.242.

想像當思想，而它對此卻一無所知，他斷言的對象實際上只是象徵(symbol)，」⁵⁴是宗教意識的象徵。科學是主體思維為自身尋找驗證的過度，它試圖離開武斷的宗教斷言，科學的抽象概念，是「武斷的建構，思想的權宜之計，而不是思想的對象。」⁵⁵科學僅能在假設中，斷言某種被許多條件限制下的真理。在歷史中，它的對象是思想，但它以為自己的對象是過去的人事物之間的客觀思想，而其實它仍是歷史家想像的思想。

藝術、宗教、科學、歷史...等，各學科的本性是哲學，哲學的本性被隱藏在知識的錯誤形式之下，也產生各學科的獨特意識。而這些錯誤形式，只在哲學的反省中被揭露，各個學科因哲學反思而得到自己的領域。也唯有在哲學反思中，想像力得到自身的地位。但是也在哲學反省中，揭露了想像力的限制，證明它無法達到真理。因為：

想像力不處於自由狀態，他需要事實的基礎。事實的基礎反過來需要想像的基礎，因為除非尋求詢問的想像活動，否則不可能知道任何事實，而這個詢問本身就需要進一步的事實基礎，等等...所以無限循環。⁵⁶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下個斷言，人類一切知識基於想像，但是，由於是想像的先天限制，因而，其實我們都無法給出真正的斷言，像柏拉圖那樣自信的斷言，即便現在來看，柏拉圖的斷言也是想像。因此各個學科只能在自己的領域中不斷修正，朝向令人滿意的終點，但都不可能是終點。

肆、結論

柯林伍德的知識理論，融合了康德的「先驗」預設與黑格爾的「辯證方法」。其核心概念「想像力」是康德式的，除了作為聯繫感

⁵⁴ *Speculum Mentis*, p.152.

⁵⁵ *Speculum Mentis*, p.243.

⁵⁶ *Speculum Mentis*, p.152.

性直觀與思維判斷的圖式之外，還具有純粹的「先天性」，是一切經驗與認識可能的原因。在想像活動上，以「辯證法」演示了各學科知識在邁向自我意識的活動過程中，如何與想像力形成自身的知識領域，證成亞里斯多德的名言：「沒有想像，沒有認識」。對真理的探問，若僅呈現想像，不做斷言，便是藝術；對想像斷言，是宗教；避免想像，以感性斷言抽象法，是科學；對想像的實在事件斷言，是歷史；對各學科思維加以反省，是哲學。這是柯林伍德給出的知識地圖。然而，邁向真理，必取道想像，在哲學反省中，同時也揭露了想像力的限制，若知識必經「想像」，則知識永遠是待改寫的「期中報告」。

雖然，如明克(Louis O. Mink)⁵⁷所說，《心靈鏡像》的辯證推論，成功地將「想像」與真理結合，而這個推論是黑格爾嘗試處理卻沒有成功的。「《心靈鏡像》是他的著作中最有啟發性的，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嘗試以辯證模式為思想提供內容，並且助於理解他後來的著作，和更微妙的辯證法。」⁵⁸然而，所有學科知識都是想像，且基於辯證推論，「想像」中的知識永遠都是「期中報告」，是否意味著知識的不可靠？這也是諾克斯(T. M. Knox) 在《歷史的理念》前言中批判的，即使柯林伍德駁斥他人指控自己是懷疑論，但《心靈鏡像》中某些片段讓他無法否認這個指控。⁵⁹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Aristotle, *On the Soul*. Translated by J. A. Smith, Provided by The Internet Classics Archiv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classics.mit.edu/Aristotle/>

⁵⁷ 路易斯明克(Louis O. Mink, 1921 - 1983) 是一位歷史哲學家，曾任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人文學教授和哲學系主任。

⁵⁸ Louis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p.16.

⁵⁹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l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p. xi.

soul.html

2. Dennis L. Sepper, *Understanding Imagination--The Reason of Image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ume 33. Springer Dordrecht Heidelberg. ISBN 978-94-007-6507-8, 2013.
3. Aquinas, Thomas, *Summa Theologica*, Part I. English translated by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Produced by Sandra K. Perry. 2006.
4. Heidegger, Martin,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James S. Churchill.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62.
5.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6. Plato. *Plato in Twelve Volumes*, Vols. 5 & 6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9.
7. R. G. Collingwood, *Speculum Mentis or The Map of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8.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9.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l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0. Louis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 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訂，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4。
12.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訂，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4。
13. 羅賓·喬治·柯林伍德：《藝術原理》，王志元、陳華中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新華書店發行，1985。
14. 柯靈烏著，*《歷史的理念》*，陳明福譯，台北市：桂冠出版社，1982。

二、期刊論文

1. 劉保禧：〈智的直覺與想像力－牟宗三與海德格論有限性〉，《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2013年3月，頁141-186。
2. 楊德立：〈解讀及評價：Rolf-Peter Horstmann《康德之想像力》〉，《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民國109年10月，第六十期，頁169-182。

三、網路資源

1.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http://www.perseus.tufts.edu/>
2. Project Gutenberg <http://www.gutenberg.org>
3.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初稿收件：2021 年 04 月 20 日 審查通過：2021 年 06 月 01 日

作者介紹：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作者電郵：catherinelin071@gmail.com

The Map of Knowledge in Imagination

Shin-Yi, L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had noticed that imagination was related to knowing, though it had been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false knowledge. Today, imagination is approved as the cor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This thesis will deal with this issue through the viewpoint of the 20th-century England philosopher, R. G. Collingwood. It investigates not only the conversion of the problematic of imagination in history and its effect on Collingwood, but how Collingwood dialectically made imagination the core of each field's knowledge. There're two parts in the article. First, tracing back the philosophical discussing in history to find out the conversion of the problematic in Epistemology. The investigation would begin with Plato and Aristotle and end with Collingwood. Next, explaining how imagination joins the work of knowing and makes each subject have its own knowledge in his book, *Speculum Metis*.

Keywords: imagination, R. G. Collingwood, *Speculum Mentis*.